

曹
根
著

美人四季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曹根 著

美人四季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曹根长篇小说选 / 曹根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06. 6

ISBN 7-5399-2354-7

I. 曹... II. 曹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24544 号

书 名 曹根长篇小说选·美人四季

著 者 曹 根

责任编辑 陈敏莉

责任校对 王志英

责任监制 胡小河 张莘莘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 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印刷厂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24.5

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, 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7-5399-2354-7/I·2227

定 价 45.00 元(共二册)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公元1947年的7月，南京天气异常闷热。骄阳似火，大地几乎被烤焦了，如果顶着烈日走上半个时辰，晒不死也得脱层皮。再说，南京热得特别，空气湿度大，汗水蒸发不了，身上那股粘糊劲实在难受。摇起扇子也是热风，床上的凉席发烫，椅子、凳子更烫得慌，人就像在热气腾腾的蒸笼里过日子。

这一年南京的大、中、小学由于学生闹学潮，反内战、反饥饿，没好好上课，早早就放了暑假。

女子大学附中初三甲班的女生田园，是蒋军一位少将师长的女儿。十五岁的田园已经出落成婷婷玉立的大姑娘了，是爹娘的掌上明珠。她父亲田志勇在抗战时期，是青年军的营长，出兵缅甸时作战英勇多次打胜仗，抗战胜利时被提拔为上校团长。

内战开始了，国民党欲三个月消灭共产党，田志勇又被提为师长，晋衔少将，做为重兵之一部，布防在安徽大别山一带抗击解放军。暑假期间天气极热，女儿田园无所事事，便向娘吵着去看父亲，想到大别山逃避南京的酷暑。田夫人是位贤妻良母，也有意携女儿去看田志勇。正巧田志勇的多年贴身警卫、后来被提为警卫连连长的郝成信，这天从大别山回南京公干，田夫人便问及前方有无战事。

郝成信说：“没有，共军离安徽远着哩，平安无事。”田夫人提出要携女儿去探望丈夫，郝成信听了眉笑眼开地说：“夫人不说，我还想建个议呢，师座天天下棋、打牌、喝酒，心里闷得很哩。”田夫人心疼丈夫，说：“既这么着我就带着园园跟你去吧。”

郝成信相信把师座的太太、小姐搬来，对他的上司是雪里送炭，他会因此大大受到褒奖。于是田夫人与女儿田园一起同郝成信成行了。



此时，不料战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，刘邓大军已经渡过黄河正向大别山挺进。田夫人与女儿来到田志勇驻地落马集，这是个有几百户人家的集镇。因战事骤然紧张，田志勇奉命堵截南下的解放军去了，她和女儿并没有见到他，田夫人后悔不该来此，想回南京又因未见到丈夫于心不忍！但田园的心情不同于她娘，她犹如飞出笼子的一只快乐的小鸟，飞到了又一重天地的大别山。这里青山绿水，风土人情都与南京那个闷热的城市不同。山上树木花草茂密，景色秀丽诱人。田园见农村百姓，虽说贫穷困苦，但那山坳的坡地上种了蕃薯、谷子、蔬菜，还可以糊口，不像城市里米价一日三涨，粮店门前排着长龙，人们天天喊着反饥饿的口号上街游行。她想不通抗战胜利了干嘛还要打仗呢？好像她爹也不愿意打这一场战争，说打内战劳命伤财！

田园刚到落马集时，出去玩有护兵跟着她。几天熟悉了，她辞了护兵，说：“你别老跟着，我好像拴着绳子的一只鸟儿，一直拽在你的手上，不方便、不自由，干脆玩你的去吧，让我这只小鸟到处自由地飞翔！”护兵说：“如果太太追问怎么办？”田园说：“你真傻，你不会快到中午时，在门外的街上等我，我们一起回到家里，谁知道我们没在一起？”小护兵觉得这主意不错，两人达成默契，每天是一同出门，但出门之后，便各奔东西。吃饭时，又集合在一起，一同回到田夫人的身边。

开始的日子里，倒也相安无事。田园天真无邪，人小心大，什么都不在乎，她看到落马集有那么多穷苦农民，种了庄稼收下粮食，不是交租，就是被蒋军抢走。而她天天吃的净米白面是抢来的，她心里失衡有愧了，为了减轻自己的负疚感，她常寻找借口，装一两个馒头在口袋里带出去，送给那些饿得肌黄面瘦的老奶奶或小孩充饥！

不知不觉几个星期过去了，田园觉得这里天高地阔，人们的心眼好，她走到哪里，人们投给她的目光都是祥和的。八月底

了,前线的形势越来越紧张,据说刘邓带着几十万大军,已经进了大别山,田志勇就更无法回来同妻女团聚了。一天,跟着田园的那个护兵,中午没有等到她,不敢回去交差,到了傍晚又没有等到,他知道小姐不是走失了就是出了什么大事,他不敢面对田夫人,开小差跑了。

田园走失的事,轰动了整个落马集。田夫人急得捶胸顿足,泣不成声,后悔不该把女儿带来任她东走西荡,她爹回来怎么交代呀!那郝成信带着全连的士兵,把落马集翻了个底朝上,但三天过去了,仍然音信杳无。田志勇师长的女儿——田园在大别山丢失,当时,南京的大小报刊都发了头条,在蒋军中是人人皆知的新闻。

就在田园走失的那天夜晚,刘邓大军某纵队的一所野战医院,进入落马集一带的山区,医院里有一个十四五岁的男看护员叫郭嘉,跟随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。从此就没了前方后方,我军分割蒋军,蒋军也分割我军。那是八月的最后一天,月色朦朦胧笼罩着绵绵大山,医院里的男女医生、护士、看护员们在高低不平的山路上走了一夜,那些身强力壮的汉子们都累得腿提不起来、脚迈不动步,郭嘉更是支撑不住了。后半夜时,月亮高高地挂在大山的顶峰上,飒飒的夜风,吹得人们萌发了睡意,突然行军的队伍停下来,前边传下口令,让大家原地坐下休息待命。大凡行军到了后半夜,是最难熬的时候,只要坐下来,倒地就能睡着。郭嘉听前边传下口令:“原地休息!”马上就地坐下,背靠着一块巨石睡着了,当他一觉醒来时,睁眼一看,周围什么也没有了,他掉队了!天刚麻麻亮,繁星依然闪烁,月亮早已隐到大山的背后。山路的左右都是奇峰怪石堆成的万丈高山,那山上丛林茂密,高大的树冠被那山风吹得飒飒作响。

郭嘉紧张起来了,他没有枪,只有一个背包,腰里一条皮带,皮带上拴着一个白粗布碗套装着一个吃饭喝水用的搪瓷碗、一





条白色洋肚子毛巾。军装的上衣口袋里还有两块银元，这是大军千里跃进时发的，还没有派上用场。此时他虽心里很急，但没有哭。他经历了战争洗礼，已经成长起来了。他像一个成年的战士，举目环顾，辨认着行军的方向，当他认出了来路之后，猜想医院一定向前方走了。天亮了，在山脚下的一片雾霭之中隐约发现有十几户人家，不见炊烟，冷冷清清。他断定医院不可能在那里住下，因为房太少不够住。到哪里去找部队呢……这时远方偶尔传来隆隆的炮声，在不远的山谷里也偶尔听见零星的枪声！郭嘉知道，我军虽说向前推进了，但这里仍然是敌我双方拉锯的地带。他虽一心一意地想找部队，但已经掉了队再要追上队伍，别说他是个十几岁的孩子，就是一个青壮小伙子也不易办到！他举步维艰拿不定主意，是上山躲起来等人来找他，还是下山去找老乡问情况？犹豫了半晌，心想：“还是积极应对，到村里问一问。”于是他心一横，向着山下那个小村走去。

郭嘉隐蔽着搜索着前进，终于走进了这座零零落落的小山村。村里死一样的寂静，没有一点鸡猫狗叫的声音，狭窄而又高低不平的街道上，处处是鸡毛，污物和堆放的柴草之类，看样子这个山村的老百姓已经跑光了，家家户户不知被哪路匪徒洗劫一空。郭嘉不敢贸然进村，这时又从村东方向的山上，传来阵阵枪声，那清脆响亮的子弹爆炸声犹如响在耳边，他感到敌人就在附近。因为我军没有情况绝不会开枪招摇。为躲蔽敌人他立刻钻进了山脚下的灌木、毛草丛里隐藏起来，静观周围的变化。

这时，枪声越来越近，他心里很紧张，怕被敌人逮住。正在胡思乱想之际，听到路边的草丛中有忽高忽低莫名其妙的声音，他屏住呼吸仔细观察，开始什么也分辨不清，等声音渐渐地临近了，他从灌木、草丛枝叶的缝隙中，看到一片花布在移动，仔细再看是穿一件白底、蓝红碎花上衣的女人，头发蓬松着向草丛里躲藏。枪声跟在她的身后，渐渐地听见有人吆喝着：“一定是这个

方向，追！”

这女人离郭嘉很近，可以清楚地看见她下身穿着一条灰不灰蓝不蓝的洋布单裤，一双胶底的黑色布鞋，鞋上满是泥巴，她吭吭哧哧的呻吟声听得清清楚楚。郭嘉见是个女人，又被人追赶，想弄清她是个什么人，于是他一动不动由着她渐渐靠近。当时郭嘉斜趴在地上，他整个身体深深地掩藏在浓密草丛的绿叶之下。当那个女人眼看就要踩到郭嘉时，发现脚下有一个男孩子的脸，吓得她立刻“呀”了一声，拔腿就想向前跑，郭嘉发现她是个十几岁带着满脸稚气的女孩，便抱住她一条腿，说：“你跑什么，别怕，我是好人，不是坏人！”

那女孩的一条腿被郭嘉抱住了，虽然也挣扎了一下，但听着他童音未消、觉得比她的年龄也许还小时，她的心松下来了。郭嘉翻身坐起来，而那女孩也就趁势倒地坐下了。女孩说：“你是什么人？为何躲在这里？”

郭嘉掀去掩盖在身上的茅草，露出了他那一身灰粗布军装，蹲在那个女孩身边，指指自己左胸衣袋上面钉着的那块长方型、白底红边中间印有“中国人民解放军”字样的胸章说：“什么人，解放军。”他一面说，还一面靠近她：“你认字吗，这胸章上写得清清楚楚，你看！”

那个小女孩见郭嘉穿一身灰色粗布军装，又见了他的胸章上确实印有“中国人民解放军”的字样又害怕起来了，心想：“解放军，不就是共军吗？听人说共军就是共党，我的父亲就是同这些人打仗哩，如果他知道实情会把我怎么样？”她又想：“就这么一个躲在草丛的小共军他能怎么样我！”于是她的胆子渐渐大起来，不想跑了，似乎也不害怕他，说：“你这么小就当共军，你娘让你？”

郭嘉说：“还小？不小了，我家乡比我更小的参军的有的是，我在家是儿童团，参加过抗战打鬼子，现在我是解放军，解放军





你懂吗，不像你说的共军、共军的多难听。那是国民党说的话。”

女孩仔细端详着郭嘉的亮晶晶的双眼一闪一闪的，像两颗美丽的小星星那么好看，胖乎乎的圆脸极为可爱。女孩看他年纪虽小，但说话挺生动，心想：“这样一个英俊的男孩别说是共军，就是鬼魂我也不怕！”于是她问：“你怎么一个人躲在这里？”

郭嘉见女孩原先怯生生的，几句话的工夫便随和起来，话也多起来了。女孩在郭嘉看来是一个逃荒落难者，所以对她也不避讳，于是男孩子在女孩子面前那特有的炫耀自己、逞强好胜的劲儿就显露出来了。他说：“告诉你，我是南下的大军，队伍多了去了，有一百万！渡黄河、过陇海千里跃进大别山……”说到这里他觉得下面没词儿了，因为再说下去，那百万大军在哪里，明明就他一个人，不让她笑吗？不过开头几句，也把那个小女孩吓得够呛，但他虎头蛇尾下面就没什么可吹的了。

那女孩已知道共军到了大别山，现在国共两军正激烈地打仗，但她急需知道的，为什么只有他这么一个小小的共军藏在这里，而又被她碰上了？于是她问：“为什么你一个人躲在这里？”

郭嘉重新调整了体位，他一手攀着一棵小树干，坐直了身子仰起头，用狡黠的目光看看那个女孩，心想：“我是男孩子，又是解放军，要有点气魄，不能说丢人现面的话。”他没有正面回答她，而是说：“你看我一个人在这里并不害怕，不像你哭哭唧唧，好似魂儿都吓没了！”

那女孩不服气地说：“你别吹大牛，不害怕躲在这儿干嘛，有本事你出去，人家问你为什么躲在这里，也没个实话，我呀，看你不像你说是的是什么大军，你说的大军，早到前方和国军打仗去了！”

同龄的女孩要比男孩子成熟，郭嘉经这个女孩绕来绕去又没词儿了，但他仍然想在精神上居高临下，不能把自己说得太低，那会给解放军丢脸，于是就说：“我不想告诉你，因为这是军

事秘密，只是我看你也是受国民党欺负、压迫的受苦人我才对你说，但我说的话是绝对保密的，你懂吗？”

女孩说：“看你说的，现在就咱俩，就是你让我去说，还没人听呢。”

郭嘉把头低下了，心想：“说出晚上行军掉队挺丢人的。”他抬起头来看看女孩期盼的目光，才看清楚这个女孩的眉眼脸儿长得是那么秀气，两眼水灵灵的又黑又亮，长长的睫毛那么醒目，高高直直的鼻梁，纤细娇娆的体态，显示她那绝美的丽质，郭嘉心想：“这么好看的女孩子，从来没见过，只是小时候在家里的年画上有，那是画出来的，天下竟有这么一个真的丽人儿，比画上画的还要好看哩！”他目不转睛地欣赏着她的美丽，傻傻地看呆了。那女孩见郭嘉两眼盯着她，脸上马上泛起一层红云，把眼神从郭嘉的脸上移开说：“人家问你话，你死盯着看什么？”

郭嘉自知失态，讪讪地笑过之后，更不想说行军掉队的事儿，向她笑笑说：“我先问你，今年多大了？怎么跑到这儿来，刚才枪响是坏人追你吗？”一连串的问话，把个女孩问得犹豫起来。她重新审视着郭嘉：“这么小的共军也这么狡猾，问他一个人为什么躺在这里就不肯说。”她说：“看你这么小，心眼子这么多，问你的话你不说，反而问人家多大做什么？！”郭嘉说：“嗨！别想歪了，你问我的我都说了，比如，我是解放军说了吧，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说了吧，连军事秘密都没瞒你，至于为什么我躲在这儿，等一会儿再说不迟，你干嘛那么想知道我的行踪，是不是想抓住我送到国民党那里去报功！？再说了，我问你的年龄是想知道咱俩谁大谁小，既然走到一起来了，也不能光你呀我的，是你应叫我哥，还是我该叫你姐，按理儿也得有个称呼吧！”

郭嘉把个女孩的心说得热乎乎的，她疑惑的目光立刻消失了。她从来没见过这么聪明伶俐的男孩子，心想：“光听说共军厉害，是呀，连这么小的孩子都这么会说懂事儿，同国军那乌七





八糟的家伙比，真是天壤之别！”她的心灵里掀起一番感慨，想到郭嘉说她是不是抓住他送国民党报功，她想：“按说，我应该想法把他逮住送到国军那里，我爹不就是国军吗，以前光听说共军不好，可国军又到底有什么好呢，我对那些国军的丑行不仅目睹而且亲身遭受了那些禽兽的欺侮，还差一点把命搭上，我爹还是国军领兵打仗的人，如果他知道了自己的女儿受到如此不幸他有何感想，光说共产党共产共妻，青面獠牙，狰狞凶恶，可谁也没见过，我面前的这个小共军不是挺好吗？他和善精明，亲切可爱，这是我亲眼见的。我若有这样个兄弟该有多好。”

女孩子虽说只有十五岁但她已经懂事了。连年的战争给中国的老百姓带来了无比深重的灾难，也给这个刚刚发育成人的美丽少女带来了无比沉重的伤害，使她过早地承受了人生中她还不该承受的事儿，她恨死了那些禽兽匪兵！现在她想到她面对的现实和她未来的归宿，她的蓝天白云，她的绿茵草地，她在天地人寰中的一切。她回忆着近日来一些噩梦般的生活，真乃九死一生那么悲惨痛苦！想到她的父亲都不能保护她，那别的人更是无济于事了。她是在这艰难的岁月中受了痛苦的磨难，现在她的生命受到挑战，她是在不慎离开了父母遭到了蒋军中的兵痞欺辱之后，还想杀人灭口的危难中逃出来的。她早已痛不欲生了，但她偶遇好人指引而虎口逃生才活下来。她向前移动了一下身子。闪动着她那明亮、美丽、深邃的眸子，面带欣喜，又有几分悲伤地说：“我姓田，父亲酷爱花木禾草，便取了个单名园，父母从小就叫我园园，今年十五岁了，你呢？”郭嘉迟迟不肯说出自己的岁数，只是狡黠地微笑着，看着田园像一朵盛开的鲜花似的脸儿。田园含情脉脉地看着郭嘉那副笑而不答的样子，用指头照他脑门上杵了一下说：“人家说了，该你了，傻笑什么！”郭嘉说：“我比你只小一岁，不过你长得这么小，怎么会比我大一岁呢？”郭嘉的目光一直在田园的脸上寻找答案。田园高兴了，



说：“这有什么会不会呢，别说大一岁，就是大一天也是大，快叫姐吧，不过你还没告诉我叫什么名呢？”郭嘉严肃起来，皱起眉绷起脸说：“叫姐，就叫姐，但有一条你得依着我。”田园说：“这么简单的事儿还有条件？”郭嘉说：“别急，听我说，我虽是弟弟，但我是革命军人，我得领导你，一切行动得听我指挥！”田园长这么大，从来还没有人说要领导她，今天她感到惊奇、新鲜，摆出姐姐的款儿喜怒参半地说：“你小小的人儿，这么会讨便宜，本来小就小呗，做了弟弟还不甘心，反而要领导起我来了，你不觉得过了点！”

郭嘉把手一摆，如同一个指挥员般郑重地说：“你想到哪儿去了，现在什么年代？是处于非常的战争时期，我是谁？是解放军！是革命军人！”说到这里他又回手指指他胸前那“中国人民解放军”的胸章，说：“这打仗的事儿你懂呀？你刚才还让那些坏蛋们追着跑，你看我，就与你不一样，我虽说是掉了队，但我不能让敌人捉住我，我就躲藏起来，告诉你，你可别出去，真的敌人来了，我可以与敌人打游击战！这个你老百姓怎么能行，你说，该不该领导你！”

一个男孩子在一个美丽、漂亮的女孩面前，不遗余力地挖掘自己的潜能，来尽量的表白自己，也许是他的本能。郭嘉一定要把自己推向领导地位，他心里还有一层意思：做为男孩，要为田园提供保护，使她不再受到欺辱与伤害。他的这一番心意，不管他说出来还是没有说出来，田园心里总算明白了。但她听话听音听出他是一个掉了队的小解放军。经郭嘉这一通表白，她对他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。但随之而来的，她应该如何地介绍自己呢？能说出她是国军中将军的女儿吗？如果说出来，他把她当蒋军抓起来，不又坏事了！心里又矛盾起来，实在说她很喜欢他的聪明、胆大、英俊和他那小男子汉的气质。但她的心里也有有一种潜在的恐惧，她想：“他不是一个共军吗？可别真的露出那



种传说中可怕的青面獠牙来!”她决定暂时不把真实的身世告诉他,想了一会儿说:“你想当老大,你就当吧,但你不能逼我做我不愿做的事。”郭嘉高兴起来,说:“那是一定,干嘛逼迫你,逼迫就是压迫,压迫你懂吗?那是国民党反动派干的事,我们解放军是解放全中国人民的,当然也包括你,你不是已经看到这胸章上的字了吗,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但不压迫你,还要保护你!”

一句话说得田园心里又热乎起来!两行泪珠儿顺着她漂亮的面颊流下来!伤心落泪是因为她这几天遭受了惨不忍睹的欺凌,亲爹亲娘都没能保护她,今天竟在这个小小共军嘴里说出要保护她的话儿,她一时抑制不住内心的感慨与伤痛,索性抽泣起来。

郭嘉怕见女孩子哭,只要有与他差不多同龄的女孩哭了,他就不知该怎么哄她高兴起来。他拍拍田园的肩膀,说:“唉,唉,这是怎么了,我说了要保护你,你就哭起来了,难道保护你还有错,如果我说不保护你,坏人来了任凭他们打你、骂你,是不是你就该笑了!别哭了!”

一句话又把个田园说笑了,说:“我哭、我笑是我自己的事,我哭是哭我心里冤屈的事儿,哪里是哭你保护我,你如真能保护我,谢你还谢不过来哩!”田园那明亮的眸子里,泪光闪闪,美丽的脸蛋上居然又笑出两个好看的酒窝儿,郭嘉想:“田园这一瞬间的美,我心里会记一辈子终生不忘!”他憨憨地笑了,说:“你这个小姐姐,真让我摸不透,说句好话吧,你倒哭了,还哭得那么伤感,让我不知怎么着好,知道的会说你哭不是怨我,不知道的还说不定会说我欺负你了,再别这样了好吗,以后你有什么冤屈事儿就说出来,我为你报仇!知道不?”

田园擦去了脸上的泪痕,说:“哭这一次,也许不会再哭了,有你的保护还哭什么?不过咱俩说了这半天话,你就不肯说出你叫什么名字,难道你的名字也要保密呀!你不说出来,你没名

没姓的我可怎么称呼你呢？”

郭嘉说：“我姓郭，叫郭嘉，就是东郭先生的郭，嘉嘛就是那喜字的左下边加上一个力气的力，这个字挺难听的，我们在家种庄稼赶牲口，就喊：‘驾！驾！’有人喊我‘嘉嘉’，我就想到‘驾，驾’地赶老牛，你就叫我小郭吧！简单、省事！”田园听了只是抿着嘴儿笑，并不答话，而两眼一直盯着郭嘉，说：“我老家是南方，这郭和哥是同音，让我叫你小郭，岂不又成了小哥吗？你说你多坏呀？”郭嘉拍手笑着，说：“可不是故意的，如果你不愿意叫我小郭，就喊‘驾’吧！老牛就老牛！”田园这会儿笑了，她笑得很开心，说：“你说的都不叫，要叫就叫你小弟！”



二

时远时近断断续续地传来零星的枪声，在远方还有隆隆的炮声。郭嘉和田园不断地讲着自己的故事。郭嘉讲的除去他千里跃进大别山打老蒋以外，还有他小时候在家乡参加儿童团，打日本鬼子送鸡毛信的事。他说得有声有色，让田园耳目一新。而田园的故事就显得沉闷、乏味，缺少情趣。讲她出生在重庆，后来又来南京上学，现在是跟她娘走散了，被几个蒋军的兵痞劫持，遭到残忍地凌辱，当然她也没有讲得那么具体，只是说一些非常怨恨的话。郭嘉就势说：“所以，我们解放大军才千里跃进来解放你们的！”而田园并没听明白郭嘉这句话，她想，这几个兵痞什么时候叫我父亲把他们抓起来枪毙了才解恨！”

过中午了，周围总是有零星的枪声。郭嘉猜测这枪声是还乡团和蒋军的散兵游勇打的。如有密集激烈的枪炮声，那肯定是我军又在追歼蒋军，他就有希望顺着枪声的方向去找部队了，但现在不行，怕被蒋军的散兵碰上，不要多，一两个就打不过他们，所以他一直带着田园向着那高山的密林深处爬去。田园爬



了一阵子，累得两腿发酸走不动了，再说她一天多没吃东西，实在是饥渴难忍，再也不想跟着郭嘉向深山老林里走了。这时郭嘉也是饥肠辘辘了，他要显示出一个战士的勇敢和坚忍不拔的精神来，起码在田园面前要做个榜样，他见田园坐在一块大青石上不肯走，并且抽泣着流起了眼泪，他作起难来，说：“你不走怎么办，在这里等死！还不如拼命向前奔，拼个什么样，算个什么样儿！”话是这么说，但他也是两脚如棉，浑身酸软，没有多少劲了。

田园望着头顶上那遮天蔽日高大的树冠，透过那繁茂的枝叶缝隙，再看那高高的蜿蜒着的山峦，蓝天下的白云就飘在那山顶上。她有气无力地说：“你看这么高、这么陡的大山，又没有个正经路，实在爬不上去了，两条腿好像不是我的了，心里又堵，头晕想吐，口干舌燥，快没气了！”说着她干脆把身子向后一仰，几乎是奄奄一息地躺在那块大青石上了。

郭嘉急忙转过身来，坐在田园身旁，双手把她上身尽力托起来，抱在自己怀里，让她躺在自己的腿上舒服一些。当他的手接触到她脖子的皮肤时，感到田园的身上滚烫，心里一惊，心想：“坏了，她发烧了！”郭嘉虽说是一个不大精通医道的小看护员，但他毕竟也粗浅地学习过一般医务知识，懂得发烧是怎么回事。他知道田园病得不轻！看着田园急促的呼吸和微细的呻吟，再看看他们准备攀登的那一眼望不到顶的大山，心想：“向前一步，比登天还难！”再向下看，从山坡一直到山脚下大都是满目葱茏的山林。那个十几户人家的小村落就在山脚下边，他原先和田园相遇藏身的那片茂密的灌木林看得清清楚楚。发现他们实际上没走多远。他想：“光我一个人找部队，还好办一些，现在又添了这么一个生病的小老百姓真是雪上加霜，丢掉她不行，我解放军是解救受苦受难的百姓的，她今天是有苦又有难，我得解救她！”想到这里，他坚定了信心，心想：“上山是不行了，下山也许



还有一点生路，现在下去。”太阳还老高老高，当务之急是对田园发烧想个办法，吃药没门儿，喝点水总应该吧，他有了主意，山上有水，过来的路上见到丁冬流淌着的山泉。于是他对田园说：“田姐，你走不动咱就不走了，你发高烧是生病了，不要哭！有我就有你，我会想法救你的，我虽不是医生，但我是学过医的看护员，照顾伤病员是我的专业，如果你是一般的发烧感冒，我说不定会给你治好，你喝水吧？我去给你弄点水来！”

郭嘉叫了她一声“田姐”，一股暖流沁入她的肺腑，激动的眼泪缓缓地流淌下来，她心里甜甜的，脸上露出了一丝感激的笑容，轻声说：“谢谢你，我很口渴！”

郭嘉低头解下系在皮带上的搪瓷碗套，拿出碗来，他把田园放好，摆平，他转身向着刚上来的路一溜歪斜蹦蹦跳跳地下去了，不大的工夫来到了那条清澈的山泉边，他舀了一碗水，他也感到口渴，但想到田园高烧更比他需要水时，他没有把第一碗水举到自己的嘴边，而是站起身小心翼翼两眼不仅盯着手中的碗不能洒了，又要看着脚下不能被沟沟坎坎绊倒。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把第一碗水端回来了，田园见郭嘉端回水来，挣扎着要坐起来，郭嘉说：“别动，我来扶你！”

田园依偎在郭嘉的身上。他把水端在她的嘴边，田园张开那干裂的嘴唇，几口就把那不大的一碗水喝下去了，那清澈甘甜的泉水，如同醒脾强心、清热解毒的良药那么有效、那么令人感到爽快，她立刻有了精神，舒服了许多，头脑也清醒了，当她看见郭嘉的舌头使劲地在他干燥的唇边抵了几下时，说：“看你也渴了，你没有先在那儿喝个够再给我端来！”

郭嘉说：“等你喝够了我再去喝也不迟！”田园一小碗水解不了渴，郭嘉便反反复复地跑了几次。这时他又把腰里那条白色洋肚子手巾，在泉水里泡了一下，凉丝丝地敷在田园的前额上给她降温。把她安顿好了，他这才回到那条淌着山泉的水沟边，足



足地喝了一顿。

田园的烧似乎退了一点，精神好多了，她一筹莫展地说：“天快黑了，山那边是去不了啦，但总不能在这儿呆着，听人说这山上有狼，我怕！”

郭嘉皱皱眉头，问：“顺着山路往前走，有没有大一点的村子？”田园说：“有，但那里住的都是国军，我就是从那边逃过来的。”

郭嘉听了，吸了一口冷气，这才恍悟地想：“医院没向前进，又向后退了，猜测可能晚上遇上了情况。他看看快落到西山顶上的太阳，说：“反正天快黑了，往前走绝对不行，那里有蒋军，等于往虎口里钻，沿着山路往回走，还是向山下这个小山村靠一靠吧，那里可能没有蒋军、还乡团，先临时住一下，想法找点吃的，你要同意，太阳下了山就进村。”田园无可奈何，只有点点头表示同意。

太阳很快落到山那边去了。黄昏时吹来一阵山风把一天的闷热很快驱散了。山里蚊子多，成群结队嗡嗡地在头顶上飞舞，郭嘉搀扶着田园下山，回头路顺而且熟，虽说田园还在发烧，但有郭嘉的照顾很快走到了山脚下那个小村的边上。他俩警惕地洞察着四周的动静，发现那草丛外边，有一块西瓜地，这瓜地的四周满是荆棘，遮挡着人们的视线，西瓜地里绿皮花纹的球形、椭圆形的大小西瓜足有几十个，那碧绿的长长的瓜蔓上，生长着稀稀疏疏绿油油的羽状的瓜叶儿，瓜秧随着轻轻吹来的晚风摇曳着，好像它正托着那已经成熟了、甜甜的大西瓜，似在对郭嘉他们说：“欢迎你们品尝！”

他俩见了西瓜喜出望外，馋得垂涎欲滴。田园跃跃欲试，她想立刻走出那灌木、茅草丛，到瓜地摘西瓜。郭嘉拽住她，说：“不可随便暴露，要看看动静，再说了，老百姓辛辛苦苦种的瓜，也不能随便乱摘！”他转动着脑袋察看动静。